

朝花夕拾

施世骠与普陀山

□阿能

施世骠(1667~1721),字文秉,一字怡园,福建晋江府衙口人,清初名将水师提督、统兵平台湾的靖海侯施琅(1621~1696)六子,行伍出身,熟知海战韬略,文武双全。

定海任内 建功立德

清康熙四十年(1701),施世骠任定海总兵,他治军严明,为人谦和,身为武将,崇尚诗书,礼敬士人。在定海总兵任上时,浙江海中多盗,为患猖獗,商旅几乎绝迹。他多次领军出洋巡缉,先遣以其部将兵丁扮作商人、旅客,把兵船改为商船作饵诱,引诱海盗前来行劫,海盗不知是计,纷纷上当,他亲率舟师力战数日,擒获甚众,并斩盗首江仑和其妹江阮,打败了在东海上横行一时的海盗。康熙闻讯连赞不已:“施琅后继有人。”

清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知县周圣化创修《定海县志》,未数月,周调升秦州知州,中辍,继任缪燧重修,历19年,至五十四年(1715)成书付梓。施世骠为康熙《定海县志》作序。

施世骠还与定海总兵官蓝理,为祝延圣寿,同宗伯高士奇、定海县令缪燧以及僧海安等,先后捐资修建普陀山万寿亭。僧海安奏请康熙“御制宸翰”,康熙四十一年建万寿

御碑亭,安置康熙御制文碑石。施世骠还作有《礼南海普陀洛迦山记》。因施世骠任期功德,定海民立生祠于定海城南隅盘诘厅。普陀山亦立“施公祠”,祀定海总兵施世骠。

陪差进香 欣然题诗

清康熙四十二年(1703)二月,康熙南巡浙江,闻施世骠治军有方,且倡儒学,兴教化于海域,曾御书“彰信敦礼”匾额一方相赐,后张挂于晋江龙湖镇衙口村施氏大宗祠内。上遣天使侍卫翁峨立、都统官保、中官首领王璋进香,赏赐住持心明御书《心经》一卷,帑金二百两,并钦命时任定海总兵官施世骠陪差,至普陀山进香。于是,施世骠陪同钦差帑金到山进香,还欣然题了《茶山夙雾》诗:“绛素难分雾里花,娑婆佛窟认山茶。高柯大蕾何年物,不入红尘附贡槎。”施世骠陪差后,又陪同普济寺监院海安和别庵性统,一起抵达杭州“恭祝万寿”。

施世骠对陪差进香一事,是感

到十分荣幸的,他受此殊荣还为此作了180字的《圣驾南巡奉命同内侍帑帑进香普陀纪事》:

圣德通三昧,灵山感至诚。
紫泥颁驻驿,彩鹞向蓬瀛。
日雾村墟丽,烟销岛屿清。
承恩街上命,率旅导前旌。
海若随舟渡,天吴拥节行。
楼台应灭蜃,鳞甲已潜鲸。
潮接风初顺,帆开浪不鸣。
如瞻金钵渺,旋见白华明。
地迥诸天近,峰回众妙呈。
幢幡扬画栋,崖谷炫朱英。
帝泽琳宫沛,宸书宝地横。
侍臣宣懿旨,野衲颂豪情。
法鼓挝雷动,昙花散雨轻。
空中梵呗落,望里白毫生。
深愧戎行士,获追胜事荣。
一心寅畏念,五日往来程。
盛世钦龙象,慈祥赞化成。
从兹跻寿域,千载泰阶平。

文武双全 善作诗文

施世骠文武双全,经常作诗作文,存世的诗有《舟渡莲花洋》和《莲洋午渡》等。

《舟渡莲花洋》

风急潮喧水气寒,
莲花洋上细观澜。
须知色相原无定,
金铁皆因一念看。

《莲洋午渡》

食顷横波戒客船,
凝眸无复响时莲。
篙师不费分毫力,
亭午安然拜佛前。

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普济寺住持聘请昆山朱谨、长洲陈璇辑《普陀山志》。施世骠为清康熙《普陀山志》作序:“补陀山志,观音大士之书也,非儒者之所预;山在定邑境,明府之事也,非军府所宜知。今志成,主僧请序于余,余遂取而序之,盖有说焉……余两过普陀,登白华梅岑之顶,茫茫遥海,无往不通,为名山高僧戒心者再。及见禅学济济规制,则岂惟羨法席之雍容,亦以知主僧之能事。洒然寄之啸歌,吾无虑矣。因与磬浦缪明府述之,亦曰:‘吾二人者,今日首尾名山,是不可以不言也’。为之序,时康熙甲申孟春。”

追忆流年

蒲岙大沙湾的抗日火种

□朱阿双 口述 翁盈昌 整理

在浙东抗日烽火中有一群巾帼英雄。1942年的盛夏,定海县工委在普陀蒲岙点燃的“妇女干部训练班”星火,便是这群巾帼英雄成长路上的重要坐标——以“培养和提高妇女干部抗战能力”为初心,她们在硝烟中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“精神防线”。

当年训练班负责人之一洪阳的回忆仍带着硝烟的厚重。自1940年敌寇在定海本岛修起环城公路,城关镇、白泉、大展、沈家门的敌伪据点便连成一张密网,东乡地区的清乡扫荡愈发频繁、残酷。那段日子,同志们多“单兵作战”:有的女同志化身小学教师,用课本传递抗日信念;有的则扎根群众,在柴米油盐的寒暄间播撒爱国种子。直到1941年4月蒲岙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,日寇的嚣张气焰才稍有收敛——党组织便抓住这难得的“喘息之机”,用暑假短短十天时光,为妇女干部搭建起一座学习的“堡垒”。

这座“堡垒”,便选在蒲岙大沙湾。此处藏于乡野、草木葱茏的僻静所在,没有明亮的教室,没有齐全的教具,却成了革命思想碰撞的热土。教员除了从宁绍两地辗转而来的朱明溪、徐健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,还有本地选拔的,以女同志为主。她们怀揣着“救亡图存”的热忱。

另据教员朱明溪当年回忆,妇女干部训练班有学员约二十人,除了授课的王起、张起达、钱铭岐三位男同志,其余皆是女性,构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“巾帼队伍”:有陈亚英、陈明这样专职从事地下工作的政工



蒲岙妇女干部训练班旧址

队员,她们带着战场的敏锐,眼神里藏着与年龄不符的坚定;有朱明溪、丁菲、张景明(张起达之女)这般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革命者,她们熟稔如何在课堂上“润物无声”地传达信仰;还有向修志这样思想进步、扎根群众的建党对象,虽文化程度不高,却有着最朴素的革命热忱。

课程围绕抗战需求精准设置,每一堂课都紧扣“救亡”与“成长”:政治形势课上,王起、张起达为大家剖析“皖南事变”后的抗战格局。他们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时局,让同志们看清国民党顽固派“消极抗战、积极反共”的本质,更坚定了“持久战必胜”的信念——在前途迷茫的艰苦岁月里,这份清醒认知,便是抵御动摇、守护初心的铠甲。

政治理论与文化课则以“辅导+讨论”的形式展开。钱铭岐主讲的《社会发展史》《妇女解放运动》,不

仅解答了“社会为何会变革”的困惑,更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大门。她们终于意识到,妇女的价值不止于“相夫教子”,更能挣脱封建枷锁,为民族解放撑起一片天。

群众工作课中,大家围坐讨论“敌后斗争为何要依靠群众”。从发动群众加入农会、工会,到组织妇女力量、组建游击小组,每一个话题都紧扣“如何壮大革命队伍”。学员们渐渐明白,群众的支持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反清乡扫荡的“铜墙铁壁”,是革命火种燎原的“春风”。

学习的时光并非一帆风顺。正当课程如火如荼、学员们沉浸在知识与信仰的洗礼中时,敌寇清乡扫荡的风声突然传来。同志们果断转移至吴榭里蒲湾,将课堂搬至新的隐蔽点。一张木桌、几把板凳,便是

临时的教室。

在这群女学员中,大展籍女教师翁芝英在洞岙区署指导员楼童生、队员徐长海等中共党员的教育培养下,率先加入抗日政工队,又带着满腔热忱,携两个妹妹翁敏(又名瑞芳)、翁世宁(又名荷芳)一同走进妇女干部训练班。姐妹三人并肩学习,在革命理想的熏陶下快速成长,结业后便全身心投身抗日救国活动。

结业后,向修志、童春梅等优秀学员光荣入党,为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而坚韧的血液;其他学员则带着所学、怀着信仰,回到各自的岗位:朱明溪先赴马鞍山教书,后又转至刘家湾,在“打埋伏”的艰难日子里,依旧坚持宣传抗日、联络群众;翁芝英凭借着出色的表现与坚定的信仰,于1942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用初心与行动践行了“为民族解放奋斗”的誓言;更多同志分散在东区的各个角落,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,在课堂上传递希望;或扎根田间地头,在与百姓的相处中凝聚力量——她们像一颗颗火种,将大沙湾的精神薪火,播撒到了更广阔的东疆土地上。照片由作者提供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94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